



2017年8月7日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随函转递第1526(2004)号决议所设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的第二十次报告。该报告是按照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的规定，向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的。

请提请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本函和该报告并将其作为安理会文件分发为荷。

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

主席

凯拉特·乌马罗夫(签名)



2017年6月30日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按照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给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a)段,其中安全理事会请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每六个月以书面形式向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1267(1999)号、第1989(2011)号和第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会提交全面独立报告,第一份最迟在2016年6月30日提交。

因此,我向你转递监测组根据第2253(2015)号决议附件一提交的第二十次全面报告。监测组指出,报告以英文原件为准。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

协调员

汉斯-雅各布·辛德勒(签名)

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根据关于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和实体的第 2253(2015)号决议提交的第二十次报告

目录

	页次
一. 威胁概述	5
A. 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不断演变的威胁.....	5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资金和人员的流动	5
C. 回返者和迁移者	5
二. 区域趋势	6
A. 欧洲	6
B. 黎凡特	7
C. 阿拉伯半岛	9
D. 非洲	11
E. 中亚和南亚	15
F. 东南亚	16
三. 影响评估	18
A. 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影响	18
B. 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的影响	19
四. 制裁措施	20
A. 资产冻结	20
B. 旅行禁令	21
C. 武器禁运	22
D. 制裁名单	23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23
附件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25

摘要

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伊黎伊斯兰国)^a 的威胁在继续演变。尽管在伊拉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全球其他区域对该团体施加了军事压力，伊黎伊斯兰国核心仍能向资金提供冲突区以外的支持者。此外，欧洲袭击的节奏加快，表明该组织仍在策动和支持外部袭击。^b

基地组织尤其是其关联者，在某些地区(如西非、东非和阿拉伯半岛)显示出很大的顽固性，与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者相比，前者在各自区域保持着更为强大的网络。虽然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之间的战略竞争仍在继续(见 S/2016/629，第 1-3 段)，但若干区域中战斗人员结盟情况的不断变化以及在战术层面上的合作，也让他们得以在不同团体之间流动。

在东南亚，威胁继续加剧。正如分析支助和制裁监测组上一次报告(见 S/2017/35，第 59-63 段)所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希望在该区域建立一个立足点。菲律宾南部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了这一威胁的严重性。

前往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总数继续减少。此外，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财政状况持续恶化，这主要是由对该团体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造成的。

^a 列名为伊拉克基地组织(QDe.115)。

^b 在伊黎伊斯兰国控制领土和冲突区以外发动的袭击。

一. 威胁概述

A. 来自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不断演变的威胁

1. 来自伊黎伊斯兰国的威胁正在演变。与此同时，基地组织显示出它在全球几个区域仍然构成重大威胁。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继续适应外界对其持续施加的军事压力，它将决策责任下放给地方指挥官，并改用加密通信手段(见 S/2017/35，第 16-17 段)。它还继续强调其成员和同情者发动的外部袭击，将其作为应对行动的一部分。此外，基地组织网络仍很顽固。在西非，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QDe.014)联合该组织的一些小分化团体组成了一个新的联盟，命名为“Jama‘at Nusrat al-Islam wal-Muslimin”，即“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

B. 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资金和人员的流动

2. 尽管受到军事压力而且收入下降，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继续通过资金或价值物划转服务与大宗现金运输相组合的方式，向世界各地的附属组织提供资金。¹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还将资金转移到没有附属组织的地区，据一个会员国评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其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最终军事失败作准备(见 S/2017/467，第 13 段)。资金转移往往分成小数额进行，使之更难以被发现。² 在某些情况下，伊黎伊斯兰国使用专业运送人，向其支付运送服务的酬劳；选择运送人的标准是其国籍和前往特定国家的能力。³ 然而，这些资金的流动非常依赖转运路线，而这些路线很多正在被切断。⁴ 伊黎伊斯兰国还越来越多地敦促其附属组织提高其财务自足能力(见 S/2017/467，第 12 段)。然而，只要存在任何途径，伊黎伊斯兰国仍将可能继续为其附属组织提供资金。⁵

C. 回返者和迁移者

3. 除了伊黎伊斯兰国核心想方设法将资金转出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该团体还可能力图将人员送到全球各地。一个会员国解释说，该团体似乎向离开冲突区的人员详细介绍了遇到政府当局时如何应对的办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被驱逐到可能遭到逮捕的国家。这可能表明，伊黎伊斯兰国企图通过这些迁移者，谋划在不同地区建立存在。

4. 回返者构成一种不同的挑战。若干会员国解释说，回返者一般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所包括的回返者对伊黎伊斯兰国这一团体以及对恐怖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大失所望，因此他们可能消除激进倾向、重新融入社会。第二类的规模小得多，

¹ 会员国资料。

² 会员国资料。

³ 会员国资料。

⁴ 会员国资料。

⁵ 会员国资料。

包括怀有发动恐怖袭击的具体目标而返回的个人，因此他们对会员国来说具有高风险。第三类回返者是最难确定的，因为这一类所包含的人员对伊黎伊斯兰国作为一个组织的幻想破灭后，已明确与其断绝关系。然而，他们仍保持激进化，并准备一旦有机会就加入另一个恐怖主义团体。这些个人构成一种特别的挑战，因为他们虽然具有威胁，但当前却没有表现出和恐怖主义团体有联系的具体迹象。

二. 区域趋势

A. 欧洲

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继续帮助和鼓动欧洲的袭击行动。2017年上半年，伊黎伊斯兰国已公开宣称对几起欧洲袭击事件负责，这表明欧洲仍是伊黎伊斯兰国的支持者发动外部袭击的首选区域。

6. 然而，2017年截至目前，伊黎伊斯兰国在欧洲没有开展过大规模的直接袭击。⁶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欧洲所有重大袭击都是伊黎伊斯兰国辅助的袭击，并且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至少有某些事先的关联。调查发现，这些袭击的参与者与建立在欧洲或冲突区内的激进支持网络有关联。拉希德·卡西姆⁷ (未列名)的情况就是这一行动网络的具体例子。

7. 伊黎伊斯兰国的袭击通常针对执法人员和军事人员以及软目标，如2017年4月3日对俄罗斯联邦圣彼得堡地铁站的袭击以及5月22日对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曼彻斯特一场音乐会的袭击。这些袭击有时结合多种手法，如使用车辆和刀具，3月22日和6月3日对伦敦平民的袭击就显示了这一点。袭击者使用基本工具的作法，是遵照了已身亡的阿布·穆罕默德·阿德纳尼(QDi.325)的指示，他自2014年起就建议使用这种方法。不过，有一些袭击(如圣彼得堡、曼彻斯特和布鲁塞尔的袭击)也使用简易爆炸装置。这些袭击仿效在2015和2016年巴黎和布鲁塞尔的袭击和在一些欧洲国家未能得逞的袭击中使用简易爆炸装置的作法。

8. 伊黎伊斯兰国利用社交媒体，敦促其在欧洲的支持者(包括回返者和未曾前往冲突区的个人)在居住国发动袭击。该团体继续传播各种临时的袭击方法和简易爆炸装置的设计。

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从欧洲到冲突区的流动继续放慢。在欧洲，会员国通过欧洲联盟执法合作机构和(或)国际刑事警察组织(国际刑警组织)，显著加强了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信息交流。然而，伊黎伊斯兰国

⁶ 直接袭击是指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参与相关阴谋的详细计划和决策、从冲突区派出战斗人员支持袭击并为袭击者提供财政资源的袭击。

⁷ 拉希德·卡西姆是一名法国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伊黎伊斯兰国成员。他参与组织了法国的几次袭击和未遂袭击。例如，见“Antiterrorisme: un soutien du djihadiste Rachid Kassim arrêté à Roanne”，Le Progrès.fr, 2 May 2017。根据公开资料，有报告称他于2017年2月在伊拉克摩苏尔被打死。另见 Thomas Gibbons-Neff, “Rachid Kassim, ISIS recruiter and failed rapper, targeted in U.S. air strike”，Washington Post, 10 February 2017。

在欧洲的追随者继续试图发动袭击，表明伊黎伊斯兰国仍有可能在欧洲招募和策动追随者。这些袭击既涉及被阻止前往冲突区的个人，也涉及事先没有旅行意图的个人。

10. 一些会员国报告说，与伊黎伊斯兰国在欧洲的网络有关联的激进化和暴力极端主义加剧。此外，各会员国还强调体育俱乐部和监狱成为招募场所的风险，以及必须对此实施专门的去激进化方案。此外，还强调指出关键基础设施中的工作人员的激进化风险。

11. 各会员国强调，必须承认一些妇女也参与冲突区的战斗，她们回返后可能继续造成威胁。一些会员国提请注意儿童问题。出生在冲突区的儿童往往没有文件记录，这为确立其法律身份带来了挑战。

12. 一个会员国强调离开冲突区的未成年人数目稳步增加。他们的经历，包括在冲突区期间参加训练和极端暴行以及激进化的经历，需要根据其年龄予以特别关注并制定有关战略，其中要考虑到对未成年人的法律保护。

13. 各会员国继续报告，欧洲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是伊黎伊斯兰国的一个收入来源。筹集资金的主要方法包括：财产犯罪、公共福利欺诈、租赁合同和消费贷款欺诈、金融犯罪(如增值税欺诈)以及募捐(包括利用社交媒体进行募捐)。⁸ 这些犯罪活动有些可能容易被极端分子利用，因为执法机构或许可以就较轻违法行为起诉他们，但却很难掌握证据以恐怖主义罪行对他们作出指控。

B. 黎凡特

1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仍处在持续军事压力之下并继续失去领土。据一些会员国称，在伊拉克部队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联盟的支持下进攻伊拉克摩苏尔市之前，该团体的主要领导人已离开该市。同样，两个会员国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的关键人员已经离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拉卡，他们显然预料到军事压力的增加、空袭和可能对该市进行的袭击。

15. 如监测组上次报告所述(见 S/2017/35，第 13 段)，伊黎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战斗中显示出很大的顽固性。然而，该团体正在不断失去对该市的控制。但据一些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使用了简易爆炸装置，将其置于隧道和房屋中，并继续将平民用作人盾(见 S/2017/35，第 15 段)。

16. 伊黎伊斯兰国在摩苏尔的抵抗还表明其指挥和控制架构尚未完全瘫痪，该团体仍构成重大军事威胁。会员国预计该团体还将继续调整其指挥和控制结构(见 S/2017/35，第 16 段)。据一个会员国称，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形是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将分成较小的地区，最终该团体将重组为多个小组，而没有一个总体的指挥结构。

17. 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伊拉克，特别是在巴格达实施恐怖袭击，这显然是对在伊拉克失去领土作出的反应。例如，2017 年 5 月 19 日，该团体在巴格达和巴士

⁸ 会员国资料。

拉进行了数次自杀式袭击，致使 50 多人死亡。在巴格达，伊黎伊斯兰国的小组利用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和以定点击杀方式开展恐怖行动。

18. 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在获取高质量的装备方面遇到挑战，但它可能保持生产某些装备(如火箭发射器)的能力以及大规模组装简易爆炸装置的能力(见 S/2017/467，第 4 段)。除使用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得的无人机外，伊黎伊斯兰国还发展了一种能力，利用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得的无人机的回收部件，改装无人机和制造自己的型号。一些会员国强调，该团体以高超的手段，使用无人机拍摄宣传材料、观察、间接瞄准射击以及运送和投放小型炸弹和简易爆炸装置。在一些情况下，伊黎伊斯兰国还利用满载爆炸物的无人机撞击进攻部队。

19. 一些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战斗人员数目有所减少。但是，由于军事局势不稳定，会员国很难具体估计伊黎伊斯兰国在这两个国家内的战斗人员总数。会员国不清楚有多少战斗人员越过边界，以及伊黎伊斯兰国内部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成员是否有可能发生摩擦。

20. 一些会员国强调，虽然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失去实际领土，但其网上的存在和活动继续构成重大威胁。这使该团体能够以比较隐蔽的方式跨区域招募人员、协助袭击。就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而言，军事压力产生了明显的影响。例如，伊黎伊斯兰国翻译宣传材料的能力正在下降。一个会员国强调，宣传材料(尤其是英文材料)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所下降。

21. 自监测组提交上一次报告以来，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资金来源没有发生显著变化，该团体仍主要依赖来自其控制领土的收入，尤其是通过销售石油和“税收”/勒索民众获得收入(见 S/2017/467，第 7 段)。然而，其油气资源的收入大幅减少。此外，该团体维持其所控制油田的运作的的能力越来越有限。⁹ 随着收入下降，伊黎伊斯兰国正在进行战略规划，降低军事和财政两方面的措施对收入的影响。¹⁰ 它正通过减少包括薪金在内的开支，实施财政紧缩，将剩余资金用于军事行动(见 S/2017/467，第 9 段)。它还继续保留现金储存点和工艺品。¹¹ 如上文所述，它已将资金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转移到“安全地点”，作为日后提取的储备金，但转移的规模并不清楚。¹²

22. 根据一个会员国的评估，为了创造将来的资金来源，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利用其成员的专门知识，在本地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以外成立企业；另外，由于重建和发展援助正在送达曾被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该团体可能企图利用这一新的流动性(见 S/2017/467，第 16 段)。伊黎伊斯兰国现有的企业中，许多涉及与该团体的物资需要相关的领域，如粮食和汽车。¹³

⁹ 会员国资料。有两个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能够获得油田备件和设备。

¹⁰ 会员国资料。

¹¹ 会员国资料。

¹² 会员国资料。

¹³ 会员国资料。

23. 此外，该团体可能面临农产品和农用品短缺。截至 2017 年 3 月，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位于拉卡、泰勒艾卜耶德、哈塞克和德尔祖尔之间的区域(包括伊黎伊斯兰国控制的领土)，农业用地面积从 2015 至 2017 年降至约占总耕地面积的 60%。这一减少在拉卡市周边地区尤为显著。¹⁴

24. 据一些会员国称，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努斯拉阵线)(QDe.137)仍然是基地组织全球网络中最重要附属团体之一。若干会员国指出，努斯拉阵线 2017 年初和若干叙利亚团体结成的新联盟(命名为黎凡特解放组织，因努斯拉阵线 2016 年更名为沙姆法塔赫阵线¹⁵ 而更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该团体的性质。该团体内部的两个派别继续争夺影响力。一个派别力图强调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本地战斗的各个方面，而另一派别则主要由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构成，它强调外部袭击的重要性，并把该团体视为基地组织全球网络的一部分。

25. 根据会员国的评估，合并使努斯拉阵线得以加强当地影响力以及与其他各团体的联系。结成这一新联盟后，该团体可以加强其军事存在并成为更大的组织。因此，该团体仍然是一个重大威胁。但是，目前尚不清楚新联盟的可持续性如何。之前的派别合并常常是机会主义性质，存在时间十分短暂。

26. 除了依靠外部捐赠，努斯拉阵线还进行内部创收。¹⁶ 它进行绑架勒索、敲诈、控制检查站并收取“费用”。¹⁷

C. 阿拉伯半岛

27.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QDe.129)和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的持续存在和活动，给阿拉伯半岛带来重大威胁。各会员国表示关切也门南部和东部地区的恐怖主义行动，以及正在计划之中的更广泛区域内针对区域利益和“西方”利益的恐怖袭击。半岛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两个团体在东部省份马哈拉的战斗人员数目都在增加，这引起了各邻国的关切，尤其是考虑到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可能失败，回返者和迁移者数目可能会因此而增加。区域内各会员国正在监测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也门及区域内其他地点的回返或迁移，他们估计目前存在战斗人员经由阿拉伯半岛沿岸秘密渗透的风险。¹⁸

28. 一个会员国指出，该区域 30 多起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恐怖阴谋被粉碎，包括 2017 年 6 月一起针对沙特阿拉伯麦加大清真寺和吉达的阴谋。¹⁹ 有关小组在各自分散的单独群组内，针对宗教官员、安全部队、平民区以及经济和军事目

¹⁴ 联合国训练研究所业务卫星应用项目向监测组提供的卫星图像分析。

¹⁵ 以 QDe.137 的别称被列名。

¹⁶ 会员国资料。

¹⁷ 会员国资料。

¹⁸ 会员国资料。

¹⁹ “Five arrested after Saudi security forces foil attack on Grand Mosque in Mecca”, Al Arabiya English, 23 June 2017.

标开展行动。会员国估计，若干会员国安全主管部门通缉的半岛基地组织成员正在逃往也门以寻求庇护。抵达也门后，这些人员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保持和本国的通讯渠道，还能煽动国外的潜在支持者。²⁰ 伊拉克政府公布了一份 100 多个在伊拉克境内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货币兑换和汇款公司的名单，禁止它们参加伊拉克中央银行的货币拍卖；在此行动的基础上，沙特阿拉伯发出禁令，禁止在该国境内与这些货币兑换和汇款公司从事任何交易。²¹

29. 一个会员国确认，半岛基地组织从哈德拉毛和也门南部的若干城市撤出。这些撤出行动使该团体处于防御态势，中断了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也门的流动。半岛基地组织在获取财政资源方面遇到挑战，难以支付战斗人员的月薪。²² 然而，该团体继续依靠也门部落成员提供的支持。²³ 在也门(包括其北部据点)，半岛基地组织失去了大部分势头和力量，目前通过分散在南部省份马里卜、贝达和夏卜瓦以及哈德拉毛沙漠一些地区的小组开展行动。²⁴

30. 据会员国称，该团体目前由卡西姆·穆罕默德·马赫迪·里米(QDi.282)领导，并继续和索马里青年圣战运动(青年党)²⁵ 合作，交换专门知识和战斗人员。这项合作由法国人彼得·谢里夫(QDi.376)主导。²⁶ 为表示加强与基地组织在非洲的附属团体的联系，2017 年 4 月，半岛基地组织数字报 Al-Masra 登载了一则对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的采访，他是基地组织在萨赫勒区域的若干附属团体新近组成的联盟的领导人，该联盟名为“Nusrat al-Islam wal-Muslimin”，即“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²⁷ 半岛基地组织还在基地组织全球宣传行动中发挥核心作用。²⁸ 半岛基地组织对基地组织的重要性还通过乌萨马·本·拉丹(已死亡)之子哈姆扎·本·拉丹的一则声明显示出来。他在由 Al-Sahab 媒体基金会发布的声明中，建议潜在的恐怖袭击者向半岛基地组织和其杂志 Inspire 寻求指导，并鼓励基地组织的同情者参加半岛基地组织在也门的训练营。²⁹

²⁰ 会员国资料。

²¹ 会员国资料。

²² 会员国资料。

²³ 会员国资料。

²⁴ 会员国资料。

²⁵ 2012 年 2 月，青年党被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接纳为基地组织(QDe.004)附属团体，它也是安全理事会关于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第 1844(2008)号决议规定的制裁措施的对象(见 www.un.org/sc/suborg/en/sanctions/751)。

²⁶ 会员国资料。

²⁷ 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数字报纸 Al-Masra 第 45 期登载了对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在马里新成立分支的领袖的采访，这则采访于 2017 年 4 月 3 日在 Telegram 上转载。

²⁸ 例如，见 2017 年 5 月 7 日发布在 Telegram 上题为“A lone mujahid or an army by itself”的视频，该视频由 Al-Malahem 媒体基金会制作，并标明为半岛基地组织网上杂志 Inspire 的出版物。另见 2017 年 5 月 20 日在 Telegram 上发布的一段视频，题为“Dominion of the best of the ummah in the uprising of the people of the sacred house”，该视频由基地组织 Al-Sahab 媒体基金会制作。

²⁹ “Advice for martyrdom-seekers in the West”, Al-Sahab Media Foundation, 13 May 2017.

31. 据若干会员国称，在阿拉伯半岛，伊黎伊斯兰国的力量相比半岛基地组织仍然较弱。会员国估计，这是由于伊黎伊斯兰国缺乏当地部落的支持(见 S/2017/35，第 32 段)。然而，伊黎伊斯兰国仍然有能力在整个阿拉伯半岛实施零星的恐怖袭击。2017 年 4 月，一则伊黎伊斯兰国公报宣布在也门贝达省 Weld Rabi'a 开设两个训练营。这些训练营用于训练自杀式行动的战斗人员和新型重武器的使用，训练活动包括在 2017 年斋月期间举行的精英战斗人员狙击手训练班。³⁰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还为其在也门境内的附属团体提供资金。³¹

D. 非洲

1. 北非

32. 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适应被逐出苏尔特后形成的局势。截至目前，该团体未能在该国任何地区重建领土控制。据若干会员国称，该团体剩余的战斗人员继续在该国南部和西部地区以及沿海城市(班加西、苏尔特、扎维耶和塞卜拉泰)整编为小型、蛰伏的小组。此外，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继续从基地组织附属团体获得后勤支援，后者还支助伊黎伊斯兰国发动的袭击。³² 据一个会员国称，伊黎伊斯兰国在一系列空袭中失守苏尔特之后，该团体的一些战斗人员逃往该国南部边界。根据该会员国的评估，这些战斗人员正在重新组织，目标是返回利比亚东部并袭击利比亚和埃及境内的目标。

33. 在 2017 年上半年，伊黎伊斯兰国若干小组宣称对利比亚的数次袭击负责。5 月 7 日，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宣称对苏尔特南部的一次伏击负责，伏击导致政府部队“若干成员死亡和受伤”，³³ 而利比亚国民军部队与伊黎伊斯兰国的团体以及与在班加西革命者协商委员会旗号下行动的其他团体之间，目前时断时续地在班加西爆发冲突。³⁴ 与此同时，利比亚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于 2017 年 5 月 27 日宣布解散。³⁵

34. 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的筹资方式是使用临时检查站进行敲诈，包括让走私者和人贩子付款，该团体目前似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自足。³⁶

35. 在邻国突尼斯，来自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两方面的威胁继续引起关切，此外还有伊黎伊斯兰国在利比亚节节败退后来自该国的突尼斯回返者造成的威胁。一个会员国估计，利比亚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数目在 400 至 700 之

³⁰ 2017 年 6 月 4 日，也门境内的伊斯兰国的一个分支在贝达省发布照片报道，展示在该国 Qifa 地区的狙击手训练营。

³¹ 会员国资料。

³² Adam Nathan, “ISIL regrouping in southern Libya with support of al-Qaeda and preparing for further attacks”, *Telegraph*, 1 March 2017.

³³ 阿马克通讯社网站 2017 年 5 月 7 日发表的报道。

³⁴ 会员国资料。

³⁵ 通过 Al-Rayah 媒体基金会发表的一项声明进行公告。

³⁶ 会员国资料。

间，并指出突尼斯卡塞林区域和利比亚-突尼斯边境地区本加尔丹依然既是回返者也是迁移者的目的地。不论是伊黎伊斯兰国还是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都继续以政府部队为目标。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的突尼斯分支 Uqba bin Nafi 营于 2017 年 3 月和 4 月在舍阿奈比山和瓦尔格拉山区域对突尼斯士兵进行了两次地雷袭击，造成数人受伤。

36. 在埃及，尽管反恐部队作出了巨大努力，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见 S/2017/35 第 41 段)的耶路撒冷支持者构成的威胁依然严重。该团体继续在整个埃及开展一系列致命袭击，尽管它没能建立领土控制。它似乎已经加入西奈半岛部分地区的走私路线。³⁷ 除了袭击安全部队，耶路撒冷支持者显然企图通过袭击埃及的科普特群体挑起宗派分裂，这方面的例证有 2017 年 4 月 9 日对亚历山大市和坦塔市两座教堂的袭击(导致 32 人死亡)，以及 5 月 26 日对载有科普特基督徒的公共汽车的袭击(造成至少 28 人死亡)。据一个会员国称，一些耶路撒冷支持者的成员转移到利比亚并加入一个名为 Jamaat Al-Murabiteen 的小团体。一个会员国还追踪到从利比亚转给耶路撒冷支持者的资金流动。

2. 西非

37. 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仍然顽固，并对马里构成重大威胁，也对萨赫勒区域构成程度较低的威胁。2017 年 3 月，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穆拉比通组织(QDe.141)的一个派别、³⁸ 伊斯兰后卫(QDe.135)和马西纳解放阵线合并，成立了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使得威胁形势尤为严峻。这个打出新旗号的团体由伊亚德·阿格·加利(QDi.316)领导，他在马里北部地区和与阿尔及利亚交界地区的运动获得了当地强有力的支持。³⁹ 自打出新旗号以来，该团体已宣称对若干起袭击负责。

38. 对马里民众、政府代表和游客的袭击情况显示，恐怖主义威胁自 2016 年以来持续向马里中部和南部蔓延(见 S/2017/35，第 42 段)。一个会员国强调，尽管多个团体在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的旗号下正式合并，新联盟内每个团体继续保持各自的影响和行动地区。

39. 合并似乎也增加了各团体的知识和军事能力。据会员国称，支持伊斯兰和穆斯林集团成立以来，一些更加重型的武器(如迫击炮和炮弹)和更精密的简易爆炸装置投入使用。简易爆炸装置材料部件供应的情况仍未改变。会员国指出，供应既涉及军用也涉及民用的材料部件。⁴⁰

40. 据会员国称，基地组织附属团体继续袭击军队，并发展了情报能力，用于监测安全和军事巡逻活动以及发动复合袭击。会员国强调说，袭击中大多数身亡者为本地军事和执法部队成员，他们遭到伏击或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和火器的袭击。

³⁷ 会员国资料。

³⁸ 穆拉比通组织已分裂成两派，一派仍效忠基地组织，另一派宣布效忠伊黎伊斯兰国(见 S/2017/35，第 43 段)。

³⁹ 会员国资料。

⁴⁰ 主要是生产爆炸材料的化肥。

会员国还报告说，使用炮弹和迫击炮的间接袭击增加，特别是针对军事和国际营地的袭击，如 2017 年 5 月和 6 月马里通布图和基达尔的最新袭击事件。

41. 绑架勒索仍然是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重要的收入来源，该团体继续劫持人质。⁴¹ 该团体还用多年时间渗透走私网络，通过控制走私路线赚取收入。⁴²

42. 会员国估计，伊黎伊斯兰国仍然相对薄弱，只有约 100 名战斗人员在该地区活动。然而，会员国指出，伊黎伊斯兰国可能得益于该地区数百名同情者的支助。

43. 在尼日利亚北部，特别是迈杜古里地区和乍得湖区域，博科哈拉姆(QDe.138)和 Abu Musab al-Barnawi(未列名)领导的伊斯兰国西非省⁴³ 继续针对软目标开展自杀式袭击。若干会员国报告说，与阿布巴卡尔·穆罕默德·谢卡乌(QDi.322)领导的博科哈拉姆派别相比，伊斯兰国西非省可能逐渐取得更加重要的地位。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认为 al-Barnawi 领导的伊斯兰国西非省更为可靠。⁴⁴

44. 伊斯兰国西非省有从外部获得资金的迹象，因为该团体仅依靠内部产生的收入将无法运转。⁴⁵ 它从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获得一些资金，尽管如此，其财务状况仍十分紧张。⁴⁶

3. 东非

45. 东非区域既面临基地组织附属团体青年党的威胁，也面临在邦特兰和索马里南部部分地区活动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团体的威胁。青年党大约有 6 000 至 9 000 名成员，构成的威胁最大。一些会员国指出，青年党有充足的资金、武器和战斗人员供其支配。它还控制了一些领土并具备管理良好和高效的组织结构。

46. 青年党在索马里和邻国袭击的频率和严重程度，表明其开展袭击的行动能力和技术能力得到加强。自 2016 年以来，青年党提升了炸弹制造能力，主要使用重型卡车作为车载简易爆炸装置，并获得简易爆炸装置组装和部署方面的培训。⁴⁷ 因此，自 2015 年以来，青年党对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非索特派团)和索马里国民军基地开展了 10 次袭击，⁴⁸ 对摩加迪沙的酒店、政府设施和官员进行了数次袭击，还对肯尼亚和其他邻国开展了多次跨境袭击。⁴⁹ 据会员国称，青年党

⁴¹ 会员国资料。

⁴² 会员国资料。

⁴³ 由博科哈拉姆的战斗人员组成的伊黎伊斯兰国附属组织。第二个博科哈拉姆派别由阿布巴卡尔·穆罕默德·谢卡乌(QDi.322)领导(见 S/2017/35，第 45 段)。

⁴⁴ 会员国资料。

⁴⁵ 会员国资料。

⁴⁶ 会员国资料。

⁴⁷ 会员国资料。

⁴⁸ 包括袭击非洲联盟驻索马里特派团以下基地：Leego 和 Jannaale(2015 年)、Ceel Adde 和 Halgen(2016 年)以及 Kolbiyow(2017 年)。

⁴⁹ 会员国资料。

两次试图使用手提电脑爆炸装置：第一次是 2016 年 2 月对达洛航空公司飞机的袭击，第二次是 2016 年 3 月对贝莱德文机场的袭击，在第二次袭击中一部手提电脑在行李检查时引爆。

47. 青年党继续通过强迫的天课“征税”、在检查站和路障收费、秘密企业以及索马里、欧洲和中东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捐款获得行动资金。一个会员国报告说，2016 年，青年党创收逾 5 000 万美元。此外，一些会员国指出，青年党有足够的武器，这些武器是通过黑市、来自也门的非法运输和抢劫非索特派团基地而获得的。

48. 与此同时，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的各派别作为公认的恐怖主义行为体继续发展，并有可能在索马里和邻国发动袭击，以吸引本地和国际注意力。尽管青年党努力清除伊黎伊斯兰国的支持者(见 S/2017/35，第 49 段)，一些会员国仍然报告说，伊黎伊斯兰国的行动、计划和宣传活动有所增加。伊黎伊斯兰国成员人数估计在 300 至 400 人之间，主要由索马里人和来自东非国家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组成。约 70% 的伊黎伊斯兰国战斗人员是青年党的叛逃者。⁵⁰ Sheikh Abdikadir Mumin(未列名)领导一个约有 200 名战斗人员的派别，继续在戈利斯和加勒加洛山区活动，最近在邦特兰博萨索地区活动。Abu Naaman(未列名)领导伊黎伊斯兰国在索马里南部朱巴兰的另一派别，该派别约有 100 至 150 名战斗人员。⁵¹ 这些派别分散在索马里南部各地，包括新招募成员和青年党叛逃者，他们几年前加入伊黎伊斯兰国并从那时起重新集结。

49. 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依赖索马里境内的同情者以及在也门和利比亚境内的关联者的支助。一个会员国估计，2016 年，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从也门获得武器，从利比亚获得资金和教官。另一个会员国指出，也门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协调伊黎伊斯兰国在东非的分支，在索马里和也门的关联者中进行调解，以及协助离开青年党的战斗人员加入伊黎伊斯兰国。

50. 若干会员国认为索马里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分为三类：索马里人后裔且为“西方”国家公民；欧洲人、也门人和阿拉伯人后裔；来自东非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一些会员国在估计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回返者总数方面面临挑战，但强调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招募、激进化和向冲突区的流动仍在继续。

51. 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主要招募青年党的士兵，还鼓动其他区域逃离冲突区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未能前往那里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考虑转而前往邦特兰。在一些情况下，有组织犯罪网络与恐怖主义招募者进行合作。一个会员国指出，一些在拜多阿、摩加迪沙、贝莱德文和博萨索进行活动的贩运者与恐怖主义招募者进行合作。同样，另一个会员国评估认为，一个名为“Magafe”的绑架勒索集团在利比亚进行活动并与索马里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进行合作。

⁵⁰ 会员国资料。

⁵¹ 会员国资料。

E. 中亚和南亚

52. 中亚国家感到关切的是，他们面临来自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日益多样化的威胁(见 S/2017/409，第 32 段)。尽管被阿富汗和国际军事行动所削弱，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仍然加强了和塔利班的竞争，力图实现扩张。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特别指示该团体向阿富汗北部推进。但是，尽管该团体过去三年来努力进行招募，但仍未能在那里建立起一支可独立生存的战斗力量。塔利班通过基地组织的核心继续拥有对基地组织区域附属团体显著的影响力。来自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地区许多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战斗人员已经编入塔利班，使得塔利班运动的军事能力明显增加。一个会员国估计，目前有 7 000 多名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在阿富汗为塔利班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战斗。

53. 中亚仍是活跃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主要来源区域之一。然而，据会员国称，受执法机构的拦截行动以及打击激进化和招募措施的影响，新招募战斗人员从该区域前往冲突区的节奏放缓。会员国解释说，该区域有大量青年失业者，而且移民文化根深蒂固，所以这些青年容易成为招募对象。劳工移民留守的家庭成员最容易成为招募的目标，同时妇女本身越来越多地成为劳工移民，留下儿童无人照顾。会员国感到关切的是，如果不对回返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进行风险筛检、持续监测和有效地使之恢复正常生活，他们可能把恐怖带入家园。一些来自中亚的迁移者已经参与到土耳其、俄罗斯联邦和欧洲国家的恐怖主义袭击中。

54. 据会员国称，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QDe.010)曾是基地组织在中亚最重要的附属团体，如今已经被极大削弱并分散在阿富汗北部，⁵² 这促使其他较小的恐怖主义团体调整与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的关系。与此同时，根据会员国的评估，伊黎伊斯兰国在阿富汗东部的存在和可能在北部的存在，可以为企图在中亚发动袭击的战斗人员提供新的保护伞。

55. 在南亚，基地组织核心继续与伊黎伊斯兰国为统领该区域的恐怖团体而展开竞争。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往往招募权宜的合作伙伴，并将恐怖袭击“外包”给其他团体，如拉什卡-简戈维组织(QDe.096)和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巴塔运动)(QDe.132)的分裂团体自由人党(见 S/2017/467，第 29 段)。基地组织核心及其区域附属团体继续和阿富汗塔利班积极合作，以换取掩护基地和行动空间(见 S/2017/409，第 14-16 段)。此外，通过加入塔利班运动，基地组织核心也力图保持本地有影响力的基地，作为在阿富汗境内更广范围叛乱活动的一部分，同时获得塔利班对其区域附属团体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的行动支持。据一个会员国称，基地组织印度次大陆分支约有 200 名战斗人员，他们在阿富汗南部担任塔利班的顾问和教官。与基地组织核心有关联的人员活跃在阿富汗的帕克蒂卡、帕克蒂亚、霍斯特、库纳尔和努尔斯坦等省。艾曼·穆罕默德·拉比·扎瓦希里(QDi.006)目前仍被认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边界地区(见 S/2017/409，第 17 段)。

⁵² 但是，一个会员国报告说，该团体还有约 2 000 名战斗人员。

56. 在过去六个月中，巴基斯坦的军事行动继续大幅削弱基地组织附属团体的能力，并挤压其在全国的生存空间。在同一期间，基地组织核心的许多关键人物，如里法伊·塔哈以及扎瓦希里的副手阿布·海尔·马斯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被打死。一个会员国确认，根据基地组织核心的命令，基地组织若干二级领袖已离开南亚，前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这符合基地组织核心一贯的野心，即在目前这一冲突中发挥更直接的作用并利用它来推进其议程。在 2017 年 4 月 23 日公布的视频中，扎瓦希里试图将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注入正在进行的战斗中，以便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一旦崩溃之后，扩大自身的支助基础、重建区域网络。在视频中，他直接向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战斗人员讲话，把叙利亚冲突描画为与“十字军敌人”的全球战斗的一部分，敦促他们反对民族主义情绪，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打一场旷日持久的游击战争。

57.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继续资助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⁵³ 资金流有时充沛，有时枯竭。据一个会员国评估，如果没有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支助，阿富汗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不可能存在。然而，伊黎伊斯兰国核心已指示其在阿富汗境内的附属团体开始开发自己内部的资金来源。⁵⁴

F. 东南亚

58. 监测组在之前的报告(见 S/2016/629 和 S/2017/35)中，概述了来自在东南亚开展行动的伊黎伊斯兰国关联团体日益严重的威胁，该区域的局势仍不稳定。最为明显的是在菲律宾南部，一个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团体从 2017 年 5 月底起围困马拉维市，导致与菲律宾部队的激烈战斗。一般认为东南亚恐怖主义各团体对伊黎伊斯兰国有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但伊黎伊斯兰国的宣传讯息和所谓的“哈里发国”受到该区域极端分子，特别是年轻一代的认同。⁵⁵ 2016 年，至少 7 起对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袭击可归咎于支持伊黎伊斯兰国的武装分子。⁵⁶ 最近，试图夺取马拉维市的行动和 2017 年 5 月雅加达东部两起自杀式爆炸袭击⁵⁷ 显示，伊黎伊斯兰国支持者正变得更加肆无忌惮。此外，当局捣毁了许多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的阴谋，但同时，支持伊黎伊斯兰国的团体和个人继续策划新的袭击，主要对象是软目标、执法部门以及被视为“西方”利益和政府利益的目标。⁵⁸ 预计会有制造大规模伤亡的袭击企图，尤其是鉴于伊黎伊斯兰国继续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境内失去领土。⁵⁹

⁵³ 会员国资料。

⁵⁴ 会员国资料。

⁵⁵ 会员国资料。

⁵⁶ 会员国资料。2016 年，伊黎伊斯兰国以东南亚为重点的宣传相比 2015 年也有所增加。

⁵⁷ Singapore, Ministry of Home Affairs, “Singapore terrorism threat assessment report 2017”, 1 June 2017. 可查阅 <https://www.mha.gov.sg/newsroom/press-releases/Pages/Singapore-Terrorism-Threat-Assessment-Report-2017.aspx>。

⁵⁸ 会员国资料。

⁵⁹ 会员国资料。

59. Maute 团体成为众多宣誓效忠伊黎伊斯兰国派别中的主要力量。⁶⁰ 该团体以其领袖 Omar 和 Abdullah Maute(均未列名)兄弟的名字命名。⁶¹ 除了几百名核心成员, Maute 团体还得到当地同情者和部族网络内支持者的帮助。⁶² 与伊黎伊斯兰国有关联的武装分子围困马拉维市, 导致数以万计居民流离失所、众多人员伤亡和宣布戒严。围困开始于菲律宾当局即将逮捕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一个效忠伊黎伊斯兰国派别⁶³ 的领袖伊斯尼隆·托托尼·哈皮隆(QDi.204)之际。哈皮隆是伊黎伊斯兰国在菲律宾境内所谓的“埃米尔”。⁶⁴ 他和他的派别作出了战略决定, 离开巴西兰小岛前往 Maute 强势占据的马拉维寻求庇护。⁶⁵ 为了阻止对哈皮隆的逮捕, Maute 团体在那里发起进攻。⁶⁶

60. 正如监测组上次报告所指出, Maute 团体参与了达沃市爆炸事件(见 S/2017/35, 第 60 段)。此外, 该团体被认为是 2016 年 11 月美国驻马尼拉大使馆未遂爆炸案的实施者, 其目的是炫耀其势力范围, 博得伊黎伊斯兰国核心赏识。⁶⁷

61. Ansarul Khilafah Philippines 是另一个参与了达沃市爆事件的团体, 其领袖 Mohammad Jaafar Maguid(别名 Tokboy)(未列名)在 2017 年初菲律宾当局开展的一次行动中身亡后, 该团体已被削弱。⁶⁸

62. 伊黎伊斯兰国在印度尼西亚境内造成的威胁来自几个团体, 其中最主要的是伞式组织 Jamaah Ansharut Daulah, 它由若干效忠伊黎伊斯兰国的团体组成, 参与了 2016 年 1 月以来印度尼西亚境内若干袭击事件(见 S/2017/467, 第 30-31 段)。

63. 围困马拉维市提升了伊黎伊斯兰国在菲律宾境内关联团体的国际知名度, 可能会吸引更多的战斗人员前往该国, 从而加剧了对以下人员的关切: 来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和伊拉克的回返者和迁移者; 因无法前往叙利亚或伊拉克而响应号召加入菲律宾境内的伊黎伊斯兰国的人员(见 S/2016/830, 第 20 段)。

64. 如上一次报告所述, 东南亚已吸引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见 S/2017/35, 第 63 段)。根据会员国资料, 除马来西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之外, 在菲律宾南部战斗中丧生的还有来自北非、中东、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区域甚至中美洲的战斗人

⁶⁰ 会员国资料。

⁶¹ 会员国资料。两兄弟中的一人或两人可能已在马拉维的战斗中被打死。

⁶² 会员国资料。该团体多名成员在马拉维的战斗中被打死。

⁶³ 值得注意的是, 哈皮隆未能将阿布沙耶夫集团(QDe.001)所有派别团结在伊黎伊斯兰国的旗帜之下。

⁶⁴ 伊黎伊斯兰国宣传杂志 Rumiyah 2017 年 6 月期的重点是菲律宾, 其中有一篇对哈皮隆的采访将他称作“东亚哈里发战士的埃米尔”。

⁶⁵ 会员国资料。

⁶⁶ 会员国资料。

⁶⁷ 会员国资料。

⁶⁸ 会员国资料。

员。⁶⁹ 在某些情况下，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附近逮捕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特别要求将其遣送到东南亚(见 S/2017/35，第 63 段)。一旦战斗人员抵达某一个东南亚国家，由于该区域海上边界管理十分松散，他们就可以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之间流动而不被发现。⁷⁰

65. 除了来自绑架勒索、敲诈、盗窃和走私等犯罪活动的本地收入来源(见 S/2017/35，第 61 段)，外部资金(包括来自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资金)也流入该区域。⁷¹ 此外，围困马拉维市可能使得资金增加，因为战斗人员入侵了多家银行。⁷²

66. 在过去几年里，伊黎伊斯兰国取代了同基地组织有联系的伊斯兰祈祷团(QDe.092)，成为该区域暴力极端主义的主要源头。⁷³ 虽然伊斯兰祈祷团在过去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低调，⁷⁴ 但最近几年一直在重建和恢复力量，最近伊斯兰祈祷团特工人员遭到印度尼西亚当局逮捕就是例证。⁷⁵ 据称，该团体还在重新建立秘密准军事团体。⁷⁶ 伊斯兰祈祷团的网络不再像在 2000 年代初那样覆盖整个东南亚，而是已由一个区域恐怖团体倒退为一个国家恐怖团体。⁷⁷ 不过，它可能利用安全当局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伊黎伊斯兰国的机会而重新集结。⁷⁸

三. 影响评估

A. 对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影响

67. 伊黎伊斯兰国核心的收入全面减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持续军事压力造成的，此外，在阻断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运出文物的流动方面，也取得了重大进展。监测组继续收到关于会员国当局缉获此类物品的信息。此外，安全理事会在第 2347(2017)号决议第 17 段通过了监测组自 2014 年以来提出、安全理事会关于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达伊沙)、基地组织及关联个人、团体、企业和实体的第 1267(1999)号、第 1989(2011)号和第 2253(2015)号决议所设委员

⁶⁹ 见 Cielito M. Reganit, “Eight foreign fighters among militants killed in Marawi-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Philippine News Agency, 1 June 2017.

⁷⁰ 会员国资料。

⁷¹ 会员国资料。

⁷² 会员国资料。

⁷³ 会员国资料。

⁷⁴ 尽管如此，伊斯兰祈祷团特工人员被派往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与黎凡特人民支持阵线一起战斗。例如，见印度尼西亚红新月会(QDe.147)列名理由简述。

⁷⁵ 会员国资料。例如，两名伊斯兰祈祷团好战分子 Winanro 和 Murjiyanto(二人均未列名)于 2017 年 2 月被捕。

⁷⁶ 会员国资料。另见，Institute for Policy Analysis of Conflict, “The re-emergence of Jemaah Islamiyah”, 27 April 2017.

⁷⁷ 同上。

⁷⁸ 同上。

会同意的一系列建议。会员国对这些措施的执行有可能大大有助于摧毁恐怖主义团体通过这些物品的非法贸易创造资产的能力。监测组将继续与各会员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合作，提高对该决议及其措施的认识。正如该决议第 22 段所述，监测组将协助编写秘书长将于 2017 年年底之前提交的关于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

68. 除第 2347(2017)号决议订立的措施之外，针对伊黎伊斯兰国此类贸易的协助者采取措施，提议将其列入制裁名单将进一步摧毁伊黎伊斯兰国这方面的资金来源。

69. 鉴于在过去 12 个月，各会员国缉获大量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非法流出的物品，依照第 2347(2017)号决议第 10 段，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鼓励缉获了与资助伊黎伊斯兰国直接或间接相关的走私文物和文化工艺品的会员国提出建议，将此类贸易的有关协助者在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制度中列名。

B. 对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流动的影响

70. 据会员国评估，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大多数区域的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向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流动继续放缓。个人试图从亚洲前往冲突区的小规模流动仍然存在。但是这些流动涉及的个人数目不大。

71. 战斗人员返回原籍国和从冲突区迁移到其他区域(包括其他冲突区域)的流动仍在继续(见 S/2017/35，第 74-75 段)。特别是迁移者的流动造成了威胁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冲突区向外蔓延的风险，从而可能加剧其他区域已经脆弱的局势。

72.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引起它们对迁移者问题的警惕，并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条例，与国内有关当局和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私营部门行为者开展合作，以便觉察到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转移到第三国，而不是返回国籍国或留在冲突区内。

73. 在各会员国内部，有多个国内机构和主管部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关于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回返者的数据。这对于希望与新合作伙伴交换信息的会员国来说是一项挑战，因为伙伴国家中哪个部门负责这一问题并不一定十分清晰。

74. 因此，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条例，指定一个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回返者问题协调人，为会员国之间交流相关信息提供便利。这一新的协调人可参照会员国现有的制裁协调人模式。

四. 制裁措施

A. 资产冻结

海关

75. 监测组已开始与海关机构和相关国际组织，特别是世界海关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开展合作，提高对资产冻结适用于国际货物流动的认识。为此，监测组参加了数次会议和为会员国海关官员举行的讲习班。

76. 应当强调的是，资产冻结广泛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经济资源，包括国际贸易的货物。它也适用于直接和间接交易(见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2(a)段)。海关机构不仅应注意发往或来自列名个人或实体的货物，而且要注意可能以未列名的中间方为目的地而最终使列名个人或实体受益的货物。

77. 海关机构对货物流动的分析也可以作为信息来源或预警，提示相关个人可能流动。这可能适用于以下情况：货物在个人旅行之前运输；或者海关机构获得关于货物流动的信息(例如海运集装箱运输的货物)，远远早于边境管制机构收到关于有关个人同时流动的信息。

78. 监测组获悉，海关机构在一些情况下，特别是在未纳入国家反洗钱和打击资助恐怖主义行为系统时，对其在执行资产冻结中的具体作用没有清晰的认识。因此，存在一种风险，即海关机构可能不核查相关供应链中是否存在列名个人和实体。

79.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请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提升海关机构对其在下列方面的关键作用的认识：防止直接或间接地向列名实体和个人提供货物，冻结由列名实体和个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货物。

80. 为了有效实施监管，海关机构需要获取关于代表列名个人和实体或以其名义开展行动的个人和实体的信息。监测组经常注意到在国家层面，海关与相关的执法、情报和安全机构之间交换此类信息所面临的挑战。

8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条例，探讨各种措施(如设立一个专门的情报单位)加强海关机构与相关的执法、情报和安全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

82. 世界海关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的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努力应对这一挑战。该方案旨在协助各国政府建立行之有效的集装箱甄选和控制体系，通过设立机构间联合港口管制组防止非法跨境活动，管制组由不同执法机构(包括海关、警察和情报机构)的风险分析和实际检查小组组成。目前，在西非、北非、东非、中亚、南亚、东南亚、中东和西巴尔干等区域，18 个受资助国和 36 个行动国参与此方案。联合港口管制组能够使用世界海关组织开发的安全通信应用程序与其他国家的对应机构交流信息。

83.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参加或者资助世界海关组织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全球集装箱管制方案。

绑架勒索

84. 安全理事会第 2133(2014)号决议促请各会员国不让恐怖团体得益于赎金的支付，虽然通过这项决议已有三年多，但绑架勒索依然是众多列名恐怖主义团体筹集资金、确保生存的主要方法。

85. 对于许多安全理事会列名的团体，包括阿布沙耶夫集团、⁷⁹ 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基地组织核心、博科哈拉姆、努斯拉阵线、半岛基地组织、青年党和伊黎伊斯兰国，赎金似乎是主要资金来源，或者在过去是如此。⁸⁰ 尽管伊黎伊斯兰国绑架收入从 2014 年的高峰期到现在有所减少(见 S/2014/770, 第 51 段)，但今后几年存在增加的风险，这是因为绑架勒索的边际收益上升、其他收入来源减少以及人道主义工作者和记者返回解放区(见 S/2017/35, 第 24 段)。自 2008 年以来，包括基地组织、伊黎伊斯兰国以及这两个团体的关联者和盟友在内的列名恐怖主义分子通过赎金支付创收逾 2.2 亿美元。⁸¹ 赎金对列名恐怖团体是意外收获，这些团体中许多没有其他可靠的收入来源。⁸²

86. 在第 2253(2015)号决议和之前若干决议中，安全理事会长期以来始终确认向列名团体支付赎金是违反资产冻结的做法。

87. 因此，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强调支付赎金仍是列名恐怖主义团体获得资金的主要方法之一，同时提醒各会员国向列名团体支付赎金，不论如何支付、由谁支付，均违反对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的制裁制度。

B. 旅行禁令

88. 监察组继续与各会员国、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和反恐执行工作队合作，为会员国官员举办了数次关于实施预报旅客资料系统的讲习班。在访问会员国期间，监察组继续提高对安全理事会第 2178(2014)号决议第 9 段的认识，并讨论了各会员国在实施预报旅客资料系统时面临的挑战。

89. 监察组还与国际刑警组织协商，讨论了该组织的反恐工作及全球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国际刑警组织强调新的面部识别能力的发展，这一能力可以作为各会员国的调查工具。⁸³ 虽然此工具目前还不能供边境检查站前线人员使用，但对个人进行调查的会员国可以通过它将照片发到国际刑警组织，该组织则使用面部识别软件将这些照片和面部识别数据库中的照片进行电子比对，数据库涵盖了所有的通告照片，包括国际刑警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和国际

⁷⁹ 会员国资料。2016 年，阿布沙耶夫集团越来越频繁地进行海上绑架。

⁸⁰ 会员国资料。

⁸¹ 会员国资料。

⁸² 会员国资料。

⁸³ 关于这一新能力的信息可查阅 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Forensics/Facial-recognition。

刑警与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特别通告中的照片。国际刑警组织这一新的能力实现了个人身份的生物识别。此外，国际刑警组织有一个指纹数据库，⁸⁴ 其中也保存了列入特别通告的指纹。因此，会员国在建议新的列名时，仍须提交有关个人的照片和指纹。

90. 由于这些生物识别能力也可以用于识别收录在国际刑警组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数据库中的个人的身份，而该数据库是协助会员国阻止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流动的重要全球工具，因此各会员国在建议将个人列入该全球数据库时，必须提交生物识别信息。

91.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强调国际刑警组织自动匹配照片和指纹的能力，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条例，在提交标示为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的个人的信息以将其录入国际刑警组织数据库时，列入有关人员的生物识别数据。

92. 在多次国别访问中，监测组与国际移民组织的代表交流，听取了关于该组织移民信息和数据分析系统的介绍。该系统使会员国能够收集、处理、储存和分析旅客信息及与移民有关的信息。该系统还可获取简历、生物识别、出入境、签证、车辆、航班和船只方面的数据。⁸⁵ 该系统收集的数据可供识别列名个人。此外，会员国还可使用该系统识别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回返者和迁移者。

C. 武器禁运

93. 武器和弹药不断流向列名团体仍是会员国和国际社会严重关切的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边界管理松散；疏忽造成武器外流；冲突区会员国保持对军队所使用武器的持续控制十分困难。

94. 例如，据若干会员国称，在利比亚抢劫的武器和弹药仍是基地组织和伊黎伊斯兰国在北非、西非以及萨赫勒的附属团体武器和弹药的重要来源之一。会员国强调指出，利比亚犯罪网络仍是最重要的武器供应来源，这些网络位于班加西、米苏拉塔和苏尔特之间的地带。这些走私网络供应多个团体，包括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的附属团体。

95. 一些会员国表示关切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和现金运送人使用空运和对此缺乏控制的情况，这可能导致违反私营空中交通部门的法规。

9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若干会员国还概述了伊黎伊斯兰国使用各种无人机的情况。监测组于 2014 年首次报告伊黎伊斯兰国使用无人机(见 S/2014/815，第 49 段)。会员国强调，伊黎伊斯兰国越来越有创造性地使用无人机和相关工具，主要将其用于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在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战场上查明的无人机主要是可通过商业途径获得的型号。⁸⁶ 据若干会员国评

⁸⁴ 关于这一数据库的信息可查阅 www.interpol.int/INTERPOL-expertise/Forensics/Fingerprints。

⁸⁵ 更多信息可查阅 www.iom.int/sites/default/files/our_work/DMM/IBM/updated/MIDAS-brochure-3v1-en.pdf。

⁸⁶ 据会员国称，无人机的费用从 100 到 1 000 美元不等。

估，伊黎伊斯兰国正在发展更大型无人机的设计和制造能力，这将越来越增强该团体将无人机武器化的能力，从而加强其远距离攻击力。

97. 基地组织附属团体使用无人机并非全新的情况。⁸⁷ 但是伊黎伊斯兰国在使用无人机方面表现出高超的水平。鉴于“成功的”方法往往从一个冲突区扩散到其他冲突区，因此必须努力对伊黎伊斯兰国使用无人机进行更有效的遏制。

98. 监测组建议委员会致函各会员国，强调这一趋势和无人机的使用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冲突区的风险，鼓励尚未采取以下行动的会员国，根据本国法律和条例，向其实际的相关业务利益攸关方强调这一风险，并鼓励在向伊黎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附属团体活动的冲突区(特别是伊拉克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出口这类设备时加强尽职调查。

D. 制裁名单

99. 监测组收到秘书处定期最新情况通报，并在最近获悉，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48 段的要求，委员会于 2011 年核准的数据模型开发工作现已完成。在开发过程中，监测组提出了几项建议，包括建议必须确保新数据模型中列名个人的数据与预报旅客资料系统一致，以进一步为会员国依照第 2178(2014)号决议第 9 段作出的检查提供便利。

100. 监测组赞扬这一成就，并建议委员会请秘书处首先向委员会介绍强化数据模型的特点和为确保从现有模型到新模型的平稳过渡将需要采取的步骤，然后采取措施宣传这一强化数据模型，推广会员国有关当局以及金融、民航和其他相关部门最终用户的使用。

101. 除了新数据模型的技术创新，制裁名单仍须继续兼容简化的软件格式。一些会员国和私营部门利益攸关方仍在使用 Excel 或名单的打印件核对和匹配名单条目。因此，提升到一个新的、更先进的数据模型的同时，最好不忽视这些执行者的需求。

五. 监测组的活动和反馈

102. 2017 年 1 月至 6 月，监测组开展了 19 次国别访问和技术访问。它继续宣传制裁制度，为此参加了 32 次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包括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欧洲联盟、全球反恐论坛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的国际大会、会议和讲习班。监测组还举行了三次区域情报和安全部门会议，重点讨论伊黎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以及在东非、北欧国家、北非和中东的关联个人和实体构成的威胁。监测组提高了与会各部门对制裁制度可能作为国家反恐战略组成部分来使用的认识，并鼓励在各区域开展更为密集的信息交流以应对威胁。

103. 监测组继续与金融、能源、文物交易以及信息和通信技术(信通技术)部门的实体和团体以及学术界合作。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监测组继续与信通技术私营

⁸⁷ 据监测组获得的信息，基地组织附属团体首次使用无人机是在 2012 年。

部门的利益攸关方合作，参加了信通技术促进和平基金会和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举办的几次讲习班和一次特别会议。在这些活动期间，监测组提高了对制裁制度的各项规定和制裁名单的认识。监测组与反恐怖主义委员会执行局密切合作，编制秘书长的法定报告(见第 2253(2015)号决议，第 97 段)。监测组继续积极参与反恐执行工作队，参加其工作组和各种讲习班。监测组积极与反洗钱金融行动任务组(金融行动任务组)和金融行动任务组形式的区域机构合作。监测组还参与打击伊黎伊斯兰国融资小组和打击“达伊沙”全球联盟外国恐怖主义作战人员问题工作组。

104. 监测组欢迎通过 1267mt@un.org 对本报告提出反馈意见。

附件

制裁名单上的个人提出的或与之有关的诉讼

1. 下文说明已知的待决或近期已结案的涉及《伊黎伊斯兰国(达伊沙)和基地组织制裁名单》上的或已被委员会从名单中除名的个人和实体的法律诉讼情况。

欧洲联盟

2. Al-Bashir Mohammed Al-Faqih、Ghunia Abdrabbah、Taher Nasuf 和萨纳贝勒救济机构有限公司(均已除名)对欧洲联盟委员会提起的诉讼被欧洲联盟综合法院驳回。¹ 综合法院认为,欧洲联盟委员会已履行义务,根据各方所作的评论和提供的证据认真和公正地审查了支持列名的各项理由的充分性。综合法院还认为,萨纳贝勒救济机构有限公司与诉讼程序无关,因为它已不复存在。2017年6月15日,欧洲联盟法院驳回当事方对综合法院判决提起的上诉。²

巴基斯坦

3. 在2003年的一项不利裁决引起巴基斯坦政府提出上诉后,Al Rashid Trust(QDe.005)就对其适用制裁措施一事提起的诉讼仍在巴基斯坦最高法院待决。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提起的类似诉讼仍在省高等法院待决。³

4. 除了上文提到的两个案件,巴基斯坦救济基金会(以阿赫塔尔国际信托(QDe.121)的别称列名)一名受托人就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提出起诉。⁴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5. 联合王国就对其一项决定的司法审查提出的异议进行抗辩,该决定涉及根据本制裁制度列名的下列个人:Abdulbasit Abdulrahim、Abdulbaqi Mohammed Khaled 和 Maftah Mohamed Elmabruk(均已除名)。案件目前正在进行,审理的内容涉及秘密证据的使用。⁵

¹ 欧洲联盟综合法院(第七分庭)的判决, T-134/11 号案件, Al-Faqih 等人诉欧盟委员会, 2015 年 10 月 28 日。

² 欧洲联盟法院(第八分庭)的判决, C-19/16P 号案件, Al-Faqih 等人诉欧盟委员会, 2017 年 6 月 15 日。

³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⁴ 巴基斯坦提供的信息。

⁵ 联合王国提供的信息。